

皇宮為什麼等它一百八十八年？北京前門外的老字號，靠什麼撐三百年

《神州大地》第 3 集 · 語言：中文 · 時長：14:32

出處：sylogs.com — 歡迎轉載分享，請注明出處

雍正元年，宮裡下了一道命令：

一家開在前門外的藥鋪，從此要按時往

宮裡送藥——「三個月一次，不得延誤」。

這道命令一直執行到清朝結束。

一百八十八年，八個皇帝。

一家民間的藥鋪，憑什麼讓皇宮等它？

上一支片子結尾說，下一站是揚州。

這一支，我們還在北京。

不是改了主意。是這座城的檔案，

一支片子合不上。

名字、軸線、運河，那是一條線——

誰把這座城蓋起來。

還有另一條線：誰在這裡做買賣，

憑什麼做得久。這條線講完，

才走得開。揚州，我們會去。

先看這條街的名字。

明代弘治年間，京城街巷口都設木柵欄，

早開晚閉，為的是防盜。

前門外有條胡同叫「廊房四條」，

商戶湊錢把柵欄做得格外高大。

日子久了，人們不再叫它廊房四條，

叫它——大柵欄。清代《乾隆京城全圖》上，

標的就是這三個字。

再往裡走，是一串字號。

內聯升，一八五三年，天津武清人趙廷創辦，
專做朝靴。「內」指大內宮廷，「聯升」是祝顧客
穿上這雙鞋官運亨通、連升三級。

一家鞋店，把客人的前程寫進了自己的
名字。瑞蚨祥取自《搜神記》「青蚨還錢」的典故：
青蚨母子之血塗在錢上，錢花出去還會飛
回來。蚨是財源，瑞與祥是吉祥。

它一八六二年創號於濟南，

一八九三年才到大柵欄設號。

全聚德，一八六四年，冀州人楊全仁盤下一
間歇業的果鋪。果鋪原叫「德聚全」，
他把它倒了過來——全聚德。

一來自己名字裡有個「全」字，

二來「聚德」，是把德行聚攏起來。

六必居的名字有兩說。

一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

它除茶不賣，其餘六件都賣；

另一說，「六必」是古法裡的六條規矩：

黍稻必齊、曲蘖必實、湛熾必潔、

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

還有都一處，相傳是乾隆十七年除夕京城

唯一沒打烊的鋪子，得了個御賜的名字。

回到那道宮裡的命令。

它要找的那家藥鋪，創辦人叫樂顯揚。

他是浙江慈谿人，明崇禎三年出生。

清初在皇宮太醫院當過吏目——

從八品，管的是文書出入。

康熙八年，他離開衙門，到前門外西打磨

廠開了一間藥室，親自取名「同仁堂」。

同仁兩個字是他自己定的，

取「公而雅」的意思。

三十三年後，他的第三個兒子樂鳳鳴做了

兩件事。康熙四十一年，把藥室遷到前門外

大柵欄，開成藥鋪。

四年之後，他把父親傳下來的方子整理

成書，編成《同仁堂樂氏世代祖傳丸散膏丹

下料配方》，又刊行了《同仁堂藥目》。

就在《藥目》的序裡，他寫下二十個字。

這二十個字不是寫給同行看的，

是寫給顧客看的：

「炮製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

減物力。」兩個「必不敢」。

一家已經開了三十多年的藥鋪，

把自己的底線，公開寫在了紙上。

但一句話寫在紙上，能不能當錢用，

取決於有沒有人替它背書。

樂鳳鳴寫下這二十個字的十七年後，

替它背書的人來了。

不是同行，是皇宮。

雍正元年，宮裡設御藥房，要找一家藥鋪

供奉藥料、代制內廷用的中成藥。

被選中的是同仁堂。

這件事的份量不在「御用」二字，

而在它是一套要查的規矩。

進宮要帶內務府發的腰牌；

鋪東要具結作保，等於拿身家為每一味藥

背書；進藥有時限——「三個月一次，

不得延誤」；揀藥、配藥、製藥，每一步都有人

看著。這套規矩一執行就是一百八十八年，

歷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

同治、光緒、宣統八個皇帝，直到清朝結束。

錢從哪裡來？必須說得準確一點：

能查到的史料，不能證明「供奉御藥」直接

帶來多少客人。它證明的是另一件事——

這個字號的聲譽，從此不是自己說的。

清代人的筆記裡留下一句：

外省人進京，沒有不買同仁堂的藥的——

尤其是硃砂膏、萬應錠——當作還鄉的贈品。

另一半錢來自做法：前店後廠。

前面賣藥，後面自己製藥，後廠就在西打

磨廠街，丸散膏丹自己配料、

自己炮製，從一七〇六年那本配本

立下規矩。那這些鋪子為什麼都聚在

前門外？明永樂年間這裡叫「廊房」——

這個名字本身就說明，房子是朝廷

蓋來招商的。清代實行滿漢分城，

內城不准開市、不准唱戲，買賣就往城外擠；

各省的會館也建在這裡，外省商人到北京，

住會館、找同鄉、講規矩，靠的都是這張網。

再加上正陽門外關帝廟的廟市香火——

香客來的日子，就是客流來的日子。

招商、分城、會館、廟市，四件事疊在一起，
疊出了這條街。

但鋪子裡天天做事的，不是東家。

舊時進老字號當學徒，多半靠同鄉引薦、
立下師徒契約，從灑掃、看櫃做起。

出師的期限，行話叫「三年零一節」——
三年，再加一個節氣。

手藝靠口傳心授，滿師之後才輪得到你
獨當一面。這套制度有多大規模？

民國年間成衣業一個公會裡，
工人一萬三千三百人，學徒就有五千五百
人；一般行當，三四個師傅帶一個徒弟。

規矩也寫在帳上。

舊時老字號多行「三節帳」：端午、
中秋、年關各結一次帳；殷實的老主顧，
可以立個折子賒欠。

民國年間，這家藥鋪還在前門外開著。

但它所在的這座城，先改了名字。

一九二八年，國府南遷，北京改名北平——
幾百年的首都地位，沒了。

北平過去靠皇族、旗人、官員的消費吃飯，
是一座政治型的消費城市。

首都一走，消費跟著走。

當時報紙寫得很直白：不到半年，
就顯出「人口日減，商業日衰」的局面，
歇業的商鋪驟增。

一九三七年以後更難。

日偽政權實行糧食配給，配給的是摻了
豆餅、糠麩的「混合面」；布匹等物資被納入
「組合」統制、限價銷售。

稻香村那樣的茶食鋪，油、糖、

麵、米全被卡住，營業額一路下跌。

全聚德撐到一九四八年，通貨膨脹加上
軍政人員白吃白拿，幾乎倒閉。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五十年代。

一九五四年，同仁堂成為北京國藥業裡
第一家公私合營的企業。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全行業公私合營，
一天之內，一萬七千九百六十三戶私營
工商業改變了性質。

合營的辦法是清產核資、定股定息、

公私共管。當時有一條要求很具體：

過渡期內盡量維持原有的生產經營方式——

因為「老字號」的價值，恰恰在那套原樣的規
矩裡。但變化還是發生了。

合營初期，有些老字號的品種減少、

質量出現波動。這件事後來被寫進調研

報告，也帶來了保護的措施：

傳統品種要保、老技藝要留、

老師傅要養。

今天，制度仍然在替「字號」定價。

二〇二三年九月，商務部等五個部門公布
了中華老字號的覆核結果：

一千一百二十八個字號裡，
一千個通過，七十三個附條件通過，
五十五個被移出中華老字號名錄。
注意「移出」這個詞，官方不用「摘牌」——
移出，是說它曾經在裡面。
能進去，靠的是歷史；能不能留住，
靠的是那套規矩還在不在執行。
二〇〇六年，商務部認定第一批中華老字
號。二〇一一年，大柵欄被授予全國第一個
「中華老字號集聚區」。
西城區人大二〇二二年的資料說，
這一帶有二十六家中華老字號；
到二〇二四年，北京全市已達二百七十四
個。這些數字聽起來像一份成績單。
換個角度也可以：能留下來的，
都是還沒把規矩弄丟的。
而且那套「三年零一節」沒有斷。
同仁堂今天設首席技師工作室，
非遺傳承人帶徒三年才出師；
內聯升還是「一帶一」師徒相傳，
千層底布鞋技藝二〇〇八年列進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換了名稱，規矩還在走。
想去的話，坐地鐵二號線或者八號線，
前門站下車，從西南口出來，
往北走進大柵欄街。
街東口連著鮮魚口，那一帶還有都一處、

便宜坊、天興居、長春堂。

這條街上不只有買賣。

大觀樓、三慶園、廣德樓——影戲和戲曲的園子

也在這裡。瑞蚨祥門樓、謙祥益、

祥義號、勸業場，已作為「大柵欄商業建築」

列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保護的不只是房子，是房子裡那套做生意

的規矩。

大柵欄這條街，把這座城的另一種秩序擺

在了明面上：不是誰有權，而是誰守得住。

從一粒藥、一雙鞋、一塊布、一隻鴨子開始，

北京攢出了一種比城牆更難拆的東西——

信用。而這條街的故事還沒講完。

往下走，是一八六〇年以後的北京——

那要換一組問題來問。

這是我們的解讀，不是史書的記載。

本片的完整文字稿，在

sylogs.com。

Source / 出處：sylogs.com